



鲁迅与共产党人漫记

罗宾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KS256

68440



罗高林

鲁迅与共产党人漫记

责任编辑：刘文华

封面设计：吕唯唯

鲁迅与共产党人漫记

罗 高 林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 珞珈山)

湖北省应城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4印张 309千字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10279·19 定价：2.20元

序

丁玲

本书作者要我写一篇序言。我没有看到书稿，即使作者把书稿寄来了，此刻我正忙于一些别的事情，完全没有可能在作者规定的期限内细读它。因此，我不得不先请作者和读者原谅：这篇序言没有可能对这书本身作出任何评价，例如从内容到写作，哪些是它可贵的收获，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之类。

既然连书稿都没有看过，为什么又答应写序言呢？一是因为那不愿意使人失望的老脾气，更重要的是，我以为作者选中了一个很好的题目，鲁迅先生与我们党的关系，是值得研究、值得宣传的。我就借作序的这个机会，也来谈谈这个题目吧。

大家都知道，一九一八年鲁迅参加《新青年》的工作的时候，当时的战友中就有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例如陈独秀、李大钊，都和他有着良好的关系。鲁迅说，他当时的活动是遵从着他们的“将令”的。

三十年代在上海，不论敌人和自己人都知道，鲁迅先生是左翼作家的领袖和核心。“左联”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一个革命作家团体。我在延安时写过一篇《“开会”之于鲁迅》，记录了一点他对我们那些年轻的左翼作家、年轻的共产党人

DLBS / 11

的亲切、慈祥的态度。他和秋白、柔石、雪峰他们的关系，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用不着我多说。有时候，我们党内有个别同志的表现引起了他的不满，但这从来也不曾动摇他对整个党的信心。他分辨得十分清楚：个别人的缺点是个别人的事，为共产主义事业流血战斗的中国共产党是光荣的伟大的党，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就是对于他以为有缺点的党内同志，他的态度也是很宽厚的，仍然怀有希望，希望他们能改正缺点，终于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对于叛徒，他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象杨村人、韩侍桁、姚蓬子他们，他就不留任何余地了。革命或者叛变，这在鲁迅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和不可含混的界限。

那时，组织上让我主编《北斗》，鲁迅先生给我出主意，写文章，找插画，支持我的工作。一九三三年我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失去了自由，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我才知道，鲁迅先生曾经和宋庆龄先生、杨杏佛先生等人一道商量营救的事。当谣传我已死的时候，他还写了一首“可怜无女耀高丘”的悼诗。最近我又知道了一件事，很使我感动。一九八三年第三期《新文学史料》发表了鲁迅致彦俊的一封信，这是他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写给朝鲜人申彦俊的，此人当时是《东亚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事后收信人写了一篇《鲁迅访问记》，其中记录了五月二十二日他们会见时的谈话。当申彦俊问：“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您认为谁是无产阶级代表作家？”鲁迅先生答道：“丁玲女士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这真使我惭愧！那年，我才二十九岁。那以前我发表的那些作品，虽然就倾向说我自己也以为是革命的，但实际还只能算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品吧。鲁迅先生为什么要对一个外国的访问者作这种溢美的评价呢？

我想，这恐怕是因为，我正是在他们这次会见的八天之前被绑架的，存亡未卜，凶多吉少，出于一种对一个可能遇难的青年的痛惜，才使鲁迅先生这样说的吧。对于他的那首“悼诗”，我也是这样理解的。这并不是对我个人的态度，因为我是个左翼作家，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因为从事革命活动陷入了险境，鲁迅先生才对我关切备至，才作了过分的揄扬。

总之，我以为，鲁迅先生和我们党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题目。本书作者把有关史实一一钩稽，编纂成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对于这一工作，我只有一个建议，就是忠实于史实。鲁迅和党的关系，只要如实的把事实记录下来，就足以说明一切问题了，不需要作任何的添加。如果有谁认为，鲁迅与党的关系，并不是怎样理想、怎样美好的，而有待于他来添加一些虚构的材料才行，那么即使撇开写作道德这个大题目，单就对鲁迅和党的理解来看，也表明他不具备写这方面文章的基本条件了。我在这里说这些，并不是无的放矢。近年来，确实看到有人添加虚构的故事。比如说吧，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评价，早已写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了；鲁迅在他的著作中也公开宣称，能够引毛泽东先生们为同志，是自己的光荣。他们两人间的这种关系，并不会因为两人生前是否见过面而有所增减。他们都是伟大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历史地位是早已由他们各自的业绩而确定了的，并不会因为是否见过面而有丝毫变化。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一定要殚精竭虑虚构出一个故事，说毛泽东曾经去访问过鲁迅，为此还争辩不休。在延安时，我有时也有和毛泽东同志谈话的机会，谈过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也谈过鲁迅，但从来没有听见他讲起见过面的事。假如见过面，我想总会有一次要提到的。当然，我那时也没有正面问过他。我不问，正好是因为我认为不必

问，不成问题，这里不存在任何需要询问的问题。

临末，感谢作者同意将这篇不合规范的序言印在他的书上，让我借此发表一点意见。

一九八三年九月五日 北京

目 录

序.....	丁 玲
“小兵”二三事	1
战斗的伙伴	11
珍贵的合影	25
在广州的日子里	36
初到上海	52
在“左联”的“前哨”	
在“左翼”旗帜下	67
在“前哨”岗位上（一）	76
在“前哨”岗位上（二）	89
在“前哨”岗位上（三）	106
演讲杂记	124
园丁组歌	137
怒向刀丛觅小诗	168
“嘘”和“答”的故事	185
电工礼赞	193
意气相投 情真谊挚	219
人生知己 斯世同怀	234
两个不寻常的夜晚	256
获知讯息以后	262

可怜淑女.....	268
风雨同行.....	282
《前记》前后.....	288
“素园，从此别了”	295
栽种铁花的人.....	311
鏖战在黎明前夕.....	324
“谢谢，我还是不去”	336
“轻伤不下火线”	345
热切的恳求.....	360
普罗米修斯窃火记.....	371
我们的导师和朋友.....	380
同志的信任.....	399
从“乞其署名”谈起.....	409
她·他·他夫妇.....	415
《秘密的中国》的“秘密”	420
友谊的选择.....	424
消灭这道鸿沟.....	432
小资料：鲁迅为什么没入党.....	379
写在后面.....	438

“小兵”二三事

真诚的意愿

一九三六年四月下旬，我党的一位地下工作者^①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派遣，从陕北瓦窑堡来到了上海，来到了鲁迅的旁边。鲁迅热情地欢迎他，一面同他亲切握手，问寒问暖，一面置酒为他洗尘。考虑到他刚来，为了安全起见，鲁迅特地把他留住在自己的家里。

住在家里，两人朝夕相见，促膝谈心。这位地下工作者来上海的时候，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和张闻天同志都找他谈了话。临行的前一天，毛主席还和他谈到夜深。现在，他住在鲁迅家里，便常常利用工作的间隙同鲁迅谈心，谈他这次来上海的重要任务。谈话中，他把他对毛主席的极为美好的印象和红军的艰苦卓绝的英雄事迹，滔滔不绝地讲给鲁迅听。鲁迅听得是那样的认真，是那样的入神，是那样的津津有味。特别是讲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对他的信任时，鲁迅显得分外激动，从他那几乎不能自己的神情里，可以看出他对我们党中央的真诚的感激和崇敬！

原来，这位地下工作者曾经在江西瑞金同毛主席相处过一些日子。毛主席知道他同鲁迅有过许多接触，有着深厚的友谊，所以当两人晚上坐在一块时，毛主席就高兴地说：“今

^① 此人是冯雪峰，后文还要提到他。

晚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①当谈到鲁迅是怎样伟大和他的辉煌的战斗时，毛主席曾遗憾地表示：“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当时在苏区瑞金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苏区党校校长张闻天同志有一次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天，谈到一些干部的人选，谈到有人反映苏区教育部门的工作有点事务主义，提议一个人来中央苏区主持教育工作。议论中，博古同志认为可以让鲁迅来承担这个职务，因为鲁迅原来搞过教育工作②，搞教育行政他很有经验。后来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不同意，说：“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③在同毛主席的交谈中，这位同志还告诉毛主席，鲁迅读过他的诗词，认为诗词中有“山大王”的气概。毛主席听了，禁不住开怀大笑④……

鲁迅十分感激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对他的关怀和爱护，十分关心党和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斗争。当他听到关于红军长征的伟大事迹时，恰好外国驻华的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等人，想把红军长征的事迹报道给国外。但由于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他们得不到确切的材料，鲁迅就把他们请到家里来，请我党的这位地下工作者详细地讲给外国朋友听。有一天晚上，鲁迅、史沫特莱等欢聚一堂，静听我党的地下工作者讲述红军长征途中的高山、大河、泥沼、草地……那一个个充满了难以令人置信的艰苦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故事，使在座的

① 陈琼芝：《在两位未谋一面的历史伟人之间——记冯雪峰关于鲁迅与毛泽东关系的一次谈话》。

② 鲁迅曾在教育部任金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当初他是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请到教育部去的。

③④ 1980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辑第207—208页。

人十分感动。在叙述中，这位地下工作者还讲了一个有趣的插曲：长征途中，张国焘想分裂红军，但由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英明而使他的阴谋未能得逞。有一天，张国焘同毛主席、朱总司令从川西阿坝藏族地区的卓克基来到上游的两河口会面，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坦然地步行前去欢迎，而张国焘却坐在他的马背上，被他骑着马的部下簇拥在中间，显出一副尴尬相。这位同志讲得起劲了，只顾一口气往下讲去，不料在一旁担任翻译的新西兰记者、共产党员路易·艾黎却因为冷僻字眼，一时翻不出来，讲话被迫中止。这位同志急了，气冲冲地说：“他连这样简单的事都翻不出来！”这时，鲁迅就站起来，给大家倒茶，说些鼓励的话，于是叙述又接着下去①……

中国工农红军的英雄事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深深地印在鲁迅的心坎里，在他胸中翻卷起激动的波涛。他深深地感到：中国革命在遭到种种挫折之后，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是更加有生气地发展壮大。这的确是不错的，革命要成功，单凭党员英勇，革命者不怕流血牺牲，还是不够的，还要有正确的领导②。特别是当他听了我们地下党同志传达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政策和策略等等之后，他对我们党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毛主席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感情上引起了一种强烈的震颤。那是在一九三六年，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欲变我国为他们的殖民地。抗日救国已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我党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以大局为重，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

① 见1981年9月24日《人民日报》上的《鲁迅回忆片断》一文。

② 见冯雪峰著：《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73—180页。

统一战线。鲁迅得知我党又要和国民党搞合作，鉴于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教训，他“怕共产党又上当”，待听了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策略后，担忧冰释，脸上轻快地漾出笑意^①。有一次，他在谈话中，精神非常愉快，时而躺到床上，时而又站起来，踱到贴近窗户的书桌前，然后侧过身子对着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一只手横在胸前，托着另一只夹着香烟的手的手肘，怡然自得地表示：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当一名“小兵”，是无尚光荣的。他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用笔！”^②语气里，既有自省，也有欣慰和自信，这是一个革命战士发自心底的真诚的意愿！

衷心的祝贺

还在一九三六年初春的时候，有一天，美国朋友史沫特莱告诉鲁迅一个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

喜讯传来，鲁迅的心情十分激动。他想：怎样才好表达自己的这种喜悦之情呢？他和茅盾、史沫特莱商量过；他也想起了那许多个不眠之夜，自己是多么想得到红军长征的消息啊，那些牵肠挂肚的日子，自己是怎样走过来的呀……

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以后，毛主席和朱德同志会师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从那时开始，鲁迅就一直关怀着红军的成长。由于当时的环境恶劣，有关红军革命斗争的真实情况，是很难了解到的。鲁

① 见冯雪峰著：《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55—156页。

② 转引自1980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辑第206页。

迅只好一面运用他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摸索到的一套经验，透过敌人“正面”文章的宣传，准确地揣测到红军斗争的某些真实事件；一面在同我党的许多地下人员、作家的接触中，从他们的口里，了解到许多关于红军的内部消息。比如，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一年秋，国民党向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三次空前规模的军事大“围剿”，但由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红军的努力，敌人一次次地被打败了。这鼓舞人心的消息，当时的报刊都不准登载，外面人很难知道，但党内的作家如茅盾、冯雪峰等不久就从地下党那里获得了真情。一天，冯雪峰、茅盾到鲁迅家里商谈“左联”的工作，报告了真情。鲁迅听后情绪激动，喜上眉梢，但他立刻又以敏锐的警觉收敛了笑容。他问冯雪峰：老蒋（按指蒋介石）八九月份在江西又吃了个败仗之后，现在有什么动静么？冯雪峰思考了片刻说：今年老蒋对中央苏区接连发动了三次围攻，都败得很惨，看来今冬不会再有行动了，明年春天说不定会有大仗打。鲁迅又十分快意地笑了，说：他们在报纸上天天大喊朱毛（按指朱德、毛泽东）如何如何，看来朱毛真把他们吓坏了！

提起朱老总和毛主席，鲁迅肃然起敬，向茅盾问道：“朱德、毛泽东你认识吗？我只知南昌暴动有朱德，其他的很了解。”茅盾说：“朱德我也未见过面，只知道他是四川人，军人出身，能打仗。毛泽东倒知道一点，‘五卅’运动前就认识了，二六年春在广州还与他共事过，他是我的顶头上司。”茅盾讲了他任广州做毛主席的秘书，兼办《政治周报》的事。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毛主席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又兼任我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毛主席忙不过来，就请茅盾帮助。这样，茅盾就和毛主席、杨开慧他们同住在广州东山

庙前西街三十八号达三月之久。毛主席、杨开慧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住在楼上，茅盾住在楼下。茅盾深有感触地说：“毛泽东是共产党里的大学问家，博闻强记，谈笑风生；他的夫人杨开慧却相反，是个贤淑腼腆之人，整天不声不响，带着两个孩子。”

茅盾平静的回忆和叙述，使鲁迅听了更加激动。他赞叹道：“过去只听说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的，想不到还是个学者，而且已有了家眷”。接着鲁迅又问：“不知他有多大岁数了？”茅盾回答说：“大约比我大两三岁。”稍停，茅盾又带着崇敬的语气说：“在广州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个白面书生，谁料得到现在竟然能指挥千军万马！”^①在分享红军取得伟大胜利的幸福时刻，他们忘不了红军，忘不了朱总司令和毛主席，此情此景真是感人肺腑！

但是，中国革命并不是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的。正当红军三战三捷、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候，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蛮横地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但由于毛主席正确军事路线在红军中的影响，一九三二年六月以来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第四次军事大“围剿”，也同样遭到了失败。接着，敌人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大“围剿”，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红军终于遭到严重挫折，主力部队几乎被拼完。敌人摇唇鼓舌，大吹大擂，弹冠相庆，黑暗的海一片群魔乱舞。这时鲁迅也心事沉重，“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正可以表现他此时的心境。但是，鲁迅却坚信黑暗必将过去，革命事业一定会更兴旺地发展起来，所以这时期他仍积极地投入各种战斗。他编辑出版的高尔基的名著《母亲》的木刻插图集，通过艺术的画面，让人们更加明白地看出那手

① 上引此次谈话均见1981年《新文学史料》第三期。

持传单在民众中播撒的革命者形象，借以倾听“于无声处”的中国革命“惊雷”。

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战略性的大转移，离开中央苏区，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鲁迅在上海，行动极不自由，但他的一颗心却是随着红军的步伐，飞驰在湘江、赤水、雪山、草地……无时不在关怀着长征，关怀着红军的命运。他叫许广平大量购买敌人的报纸，进行揣测、研究，从他们对红军的诬蔑诅咒中，揣知红军冲破“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而胜利进军的真情。

这些日子，敌人的报纸又在喋喋不休地宣传什么红军已被“消灭”，他们又如何取得“胜利”。鲁迅已有了一种预感：红军一定有了重大的进展，敌人一定又吃了败仗。他夜不能寐，浮想联翩，但见四周静寂，星斗高悬，情不自禁地吟诵出“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的诗句，深切怀念党中央、毛主席，怀念红军指战员，预言黑暗就要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今天，史沫特莱女士带来的特大喜讯，完全证实了自己的揣测，这怎能不叫鲁迅激动，不叫鲁迅喜出望外啊！

鲁迅怀着胜利的喜悦，想象着红军长征的艰难历程，他的目光仿佛从江西瑞金缓缓地移向陕北。啊，多少个崇山峻岭，深川大江，雪山泥沼，现在都被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征服了！鲁迅思潮翻滚，情感激荡，他想到应该给党中央、毛主席发一份庆贺的电报，以倾吐自己汹涌澎湃的心情。于是，鲁迅展纸研墨，精心起草了一份电文，表达了他对党、对红军的崇敬之情：

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

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①。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②。……

鲁迅叫许广平把电文重抄一遍，然后请史沫特莱从国外转发给陕北的党中央。

电文通过无线电波，于一九三六年春飞到了陕北。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正是在党中央收到鲁迅的电文之后，才起程到达上海的。

电文虽短，含意深长，在那洋溢着激情的字里行间，跳动着党的一名小兵对党的赤诚火热的心！^③

① 原载1936年10月28日延安油印出版的《红色中华报》“追悼鲁迅的纪念专版”，这里引据1979年6月9日《人民日报》。

② 原载1947年7月27日《新华日报》（太行版），据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电文为：“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鲁迅的有些文章常常由许广平抄录，这份电文也一样经许广平抄录过，因此许广平的回忆是可信的。

③ 书排了字，听说鲁迅致党中央的电文又有新发现。见到《鲁迅研究动态》86年4期，果见上面载有专文，说鲁迅在听了红军长征和东征（飞渡黄河，扫平阎锡山营垒）的胜利喜讯时，拟了电文。除原来发现的外（少数文字有出入），电文还有如下一段话：“对于你们，我们那最英勇的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是抱着那样深刻的敬仰，那样热烈的爱护，那样深挚的期望，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的光荣和幸福的未来。只要想到你们在中国那样无比的白色恐怖进攻下，英勇的，顽强的，浴血苦斗的百折不回的精神，就是半身不遂的人也会站起来笑！”（阎鑫新：《鲁迅致红军贺信的新发现——杨尚昆在一九三六年七月的一篇文章中引有贺信文字》）